

中國庭園記



叶广度 著



當代中國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中國庭園記

叶广度 著



當代中國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庭园记/叶广度著. —北京:当代中国出版社, 2015. 9
ISBN 978-7-5154-0566-7

I. ①中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庭院—中国
IV. ①TU986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01391 号

出 版 人 曹宏举
责任编辑 柯琳芳
封面题字 刘朝辉
责任校对 董 进
装帧设计 彭 立
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
网 址 <http://www.ddzg.net> 邮箱: ddzgcbs@sina.com
编 辑 部 (010) 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
市 场 部 (010) 66572281或66572155/56/57/58/59转
印 刷 武汉贝思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5.25印张 86千字
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26.0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 (010) 66572159转出版部。

让思想去旅行



小书馆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编辑者言

在中外出版物中，有一类小书，篇幅短小，语言通俗，轻松可爱，如溪水中的松影，自有一种清简之美。以中国近百年著述为例，朱自清先生的《经典常谈》，笔力轻点，便勾勒出文史研究的通幽曲径。吴经熊先生的《唐诗四季》，笔意蹁跹，文采斐然，堪称才情横溢的学术佳作。吕思勉先生的《三国史话》，明辨故实，条分缕析，还原一个本真的三国。王力先生的《诗词格律概要》不啻为作诗填词的入门捷径……这些“小而珍贵的书”，无一例外，都是以大手笔写小文章，虽然没有“大书”那般洋洋洒洒的旁征博引，但见肉见骨的精华，绝对令人受益匪浅。它们不因时间而消逝，历久弥新，书香满口，为一般读者可读、可懂、可藏。

丛书名曰“小书馆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专门荟萃这类小书的一套丛书。其所收小书的标准如下：不限门类，不

限年代，不限国家，只要有文化的积淀，可喜的文字，阅读的趣味，未出版或虽已出版但市面上版本极少，又或者已绝版多年的小书，均为“小书馆”所收之范围。尤其是很多绝版多年的小书，曾为读书人所喜爱，但湮没已久，难觅其踪。“前人之努力，无数心血，唯愿时光不能将其尽数埋没”。拂去这些书上厚厚的时间之尘，这也是“小书馆”最初的缘起。但书海茫茫，收不胜收，“小书馆”不求规模的宏大，不限时间的长短，不拘门类的均衡，只要得中意的小书，达到一定册数，且可编为一辑的，便会推出。

“小书馆”所收之书，虽是小书，却是值得大观的。这套丛书的作者，很多为一派之宗，于他们各自的领域开山立派，影响着当时的思潮与风尚。诸如新理学的创立者冯友兰，中国民俗学之父娄子匡，与王国维、吴梅并称戏曲三大家之一的齐如山，诗书画印皆成一家风骨的白蕉，掌故学大师瞿兑之，数学科普大家刘薰宇，等等。还有一些作者虽然不如大师那样令人瞩目，但其著述同样会给我们耳目一新之感。

这些小书可谓是那些时代最具品质的文字，但它不是时髦的，也不是热门的，有的还是冷僻的。在此纷繁之世，出版这样的书，似乎有些不合时宜。但读书一事，不合时

宜，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。学者、出版家傅璇琮说：“我觉得读冷僻书，犹如吃青皮橄榄，或喝毛尖绿茶，初似生涩，终有一种回味。不像赶时髦，趋热门，热闹一阵子，脑子里空空如也，什么也没有剩下。冷能避俗。”不过“人各有心，不能皆合”，正如你喜青皮橄榄、毛尖绿茶，他却喜口香糖、可乐，或是其他别的东西，喜者自喜，厌者自厌，但这无妨，自然与社会原本就是多样性的。“小书馆”不敢期望众人的青睐，但求为这个时代依然还能沉浸在阅读中的读书人，提供几本可看的书，也就够了。

林语堂先生曾说，读书完全是个人享乐的一件事。这样看来，读书亦如吃饭、打牌、下棋、聊天、看电视等，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。但迄今为止，书籍仍是人类最高级的精神活动的文字记录，关乎心智、成长、品位……如此，于闲暇之际，一壶茶，一册书，去寻得书中的乐趣，开始惬意的思想之旅，岂不快哉！

让“小书馆”与您结伴而行。

“小书馆”编辑部

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

写在前面

庭园是心的外化。

不同的庭园映照不同的心性。陶潜“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”，谢灵运“罗层崖于户里，列镜澜于窗前”。每个时代的庭园也是如此，先秦的高台，魏晋的楼观，南北朝的山园，隋唐的禁苑，两宋的私人宴集之区，庭园在此成了时间迁移的印记。两宋关于庭园的名篇著述甚多，然多为造园必需的一面或略记。至于明末，则有造园专家计成所著的《园冶》，世界造园史上著名的一总之作。是书被日本学界誉为“夺天工”。

《园冶》一书将中国庭园的营造上升为理论。举凡相地、立基、墙垣、铺地、掇山、选石、借景，等等，实践与具论，无不扼要述及。自此而后，在计成的总论之上回溯中国庭园，风格的变化观察得更为明显。秦汉的实用，魏晋的田园，隋唐的山水，两宋的自然，明清而后的尔工

尔精至于繁复。标尺垂范,《园冶》之后,便少有类似的著述了。

民国是中国古代建筑系统研究的白银时代,以营造学社为中心,许多学者的工作都是开创性的。叶广度著《中国庭园记》,始于1929年自日本考察归来,刊布于1932年底。作为一部首次系统介绍中国庭园美学的小书,他并未按中国庭园演进的轨迹论述,也并非立意为世人提供营造现代庭园的图文范本,缘起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,他的重心在于梳理王侯、士绅的庭院、别墅对“国民”的意义。在更为宏阔的境地,试图为中国的庭园美学得出其简约规范,亦即可广为人知的通俗建筑学的意匠标准。

他有一个观点,文学是诗人在自然之美与庭园之地间,往来感慨寄兴的产物;而庭园又是他们理想中的必然归宿。所以,他将中国古典文学上的几个概念,来涵容园林设计的美学。“清淡、优雅、静秀、冷逸、超洁”十个字,五个词语,中国庭园美学的概念焕然而出。几个词提供了十种具体的审美方式。

具体而言,清为澈,明晰若无,如《道德经》所言“湛兮,似或存”,了无痕迹。淡为无痕迹的表征,是自然与人为的界限。优若晨星在天,花开荒野,一见倾心;雅乃“古”与“正”,为标准,是“优”的限定。静则指向内心

的自审，指外物不使心有所挂碍；秀指静有生气，整体气韵得宜。冷是条理与归属，是对心的约束；逸是分外之思，又是对心的驱使。超是方外之词，自俗世归于庭园，如收心复归于婴儿，自得纯然之乐；洁是不杂染，如水流，融融不竭，有声却似无声。

这几个总括性字词的底蕴，均在于自然。自然是人所寄身之地，庭园是心的外化；那么，建筑的营造则以自然为最高标度。中国的庭园美学即在其中。以此来判断、审美古往今来的建筑，即是建筑发展的未来，在隐约中对“国民”便有了普遍的意义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叶氏的写作初心乃是对《园冶》的学理性抽象与物证。

基于此，叶氏全书笔墨甚为简括，整部《中国庭园记》结构开阔，脉络舒朗，仿佛一部大书的纲要。与营造学社其他同仁的建筑学背景不同，叶氏在现代学术理念的框架下，行文更多体现了文人的特点。书中例证，实际的庭园遗存之外，他多着眼的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文学作品，尤其是诗；其次，取证于绘画作品，微细至画上题跋；再次，方从笔记、小说中找寻资料，甚少从史料中爬梳。

如魏晋，多从阮籍、陶潜，六朝则是鲍照、谢灵运。唐之李白、王维、韦应物，韩愈、柳宗元。宋则苏轼、欧阳修。典籍则为《古诗十九首》、《画谱》、《武林旧事》。

绘画是韩幹、赵孟頫、倪云林，等等。这些璀璨的名字本身就是各个时代园林的气象。以他们创作的诗文与艺术作品，论述中国庭园的美学，如风入松林，予人以极大的想象空间。亦使得文风流丽，意兴盎然。

虽然全书论点的佐证主要来自古典，论述的形式却并不拘泥，多采用图表展示。每一节具体的论证均是条理清晰，使人瞬间洞然。譬如对《红楼梦》体现的庭园美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便层现完备。对圆明园规模布局的分析，也是如此。“庭园的组织”一章，则是作者对上述庭园美学的物理分解。全书结构甚为严谨。

按梁启超“二十四史乃帝王家史”一说，疆域即是帝王的私人园林。但帝王依然要一日赏毕天下美，所以圆明园仍要汇集北方的工整与南方的清丽。帝王“庭园”依托山水谋得天下，王侯显贵仰首帝王，微缩山水，以获自然之微意。还好中国的庭园建筑，宗庙、宫殿、世家之外，民众尚有居住之所。只可惜经典如《园冶》，发心也不是面向茅屋山野。

而第四种庭园，民众的居所，乃是前三种各式庭园薰习下的结果。叶广度的写作初衷，在于庭园对“国民的意义”。而民众的日常，无需模拟山水，因为其自身即在自然之内，所模拟的只是宫殿代言的权势与世俗的富贵，以

及各式宗庙建筑赋予的寄心祈瑞之意。

现存的建筑实例中，西湖为自然与庭园的结合之人间佳构，山水、楼台、殿宇，一一并存，“是全国公私庭园的设计，都以她为典型，做参考的资料；极中国风景之大观”。所以，叶氏以西湖为现代法本，详加论解，而非完全是权贵意志的颐和园等昔日皇家园林。民国之时，“人”之个体意识渐趋成为通识。《中国庭园记》以“概观”中国庭园美学为学术之论，目的却是希望“国民”“随社会演进，由宫廷艺术，必然到国民艺术”。

远宫廷，近自然。叶氏寸心微意，全在此处。而是书之后，叶广度也再无相关著述，颇有隐者之风。作家、学者台静农在《叶广度诗集》序言中，说其“丧乱以来，憩影沙头，问樊迟之稼，学东陵之瓜，似乐放逸，与世相忘”。正是题解叶氏“与世相忘”的“国民意识”。是书刊行八十多年后的今日，我们想观赏一下好的庭园，仍然需到那些古代的遗存，委实令人感慨。而其以庭园美学，指引个体国民的发心，则令后世学者愧然侧目。

以庭园之美，归纳人心，所有的放置又合乎自然。中国的庭园，凡那些被我们乐道者，均是“易”的思想、“礼”的规范，与“诗”的采集，三种思想结合得最为微妙者。易是天地自然之道，礼是尊人伦之规范，诗乃心志，交通

于易、礼。叶氏引清诗人陈维崧《虞美人》诗句，“好花须映好楼台。”“花”即自然，“楼台”乃自然与礼交汇的结果，“须映”二字则是对“人”的要求。自然与礼之间，人需要有“诗”的精神。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”。

栖心可得自然，中国的庭园美学如是。

周公度

二〇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于西安

自序

“人生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”，这是告诉我们人生最大的苦闷，便是生命的短促，生活的贫乏和忧患生涯的过多。要是懂得自然界一切的状态，人类思想的表现，和美底见解，我们又何致于较量世谛，追求于“人相”与“我相”之中呢？

我们知道人类生活之向上，端赖环境的改善，而改善环境，便是科学艺术的工作，庭园学即是从这个意义上出发的。但我们研究中国造园史，就看出历代帝王及贵族阶级，多把庭园装饰，作为个人享乐的私有物，而一般士大夫又把它看作吟咏写意的资料，社会更视造园是小技，艺人是匠人，不足以入于文人大雅之“艺林”，因此要寻一个庭园专家的记载，殊不易得。比较能将庭园的作法，叙述稍为具体的，莫如沈复在《闲情记趣》中说：

若夫园亭楼阁，套室回廊，叠石成山，栽花取势，又在大中见小，小中见大，虚中有实，实中有虚，或散或露，或浅或深，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，又不在地广石多，徒烦工费，或掘地堆土成山，间以块石，杂以花草，篱用梅编，墙以藤引，则无山而成山矣。大中见小者，散漫处植易长之竹，编易茂之梅以屏之。小中见大者，窄院之墙宜凹凸其形，饰以绿色，引以藤蔓，嵌大石，凿字作碑记形。推窗如临石壁，便觉峻峭无穷。虚中有实者，或山穷水尽处，一折而豁然开朗，或轩阁设厨处，一开而可通别院。实中有虚者，开门于不通之院，映以竹石，如有实无也，设矮栏于墙头，如上有月台而实虚也。

我们从此段文中可以看出沈氏所谓“大中见小，小中见大”，便是说造园组织要严密统一；所谓“虚中有实，实中有虚”，便是说造园个体要错综变化；所谓“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”，即是说造园要有风致，尤要逼真；所谓“不在地广石多，徒烦工费”，即是说造园要经济实用兼顾，造园家能如此去应用，真是得造园之三昧了。他这种简单扼要的话，不单是教人如何去造园，而且启示我们造园家，要有“天地吾庐”，“万物皆畀于我”的意境。

在现今家邦多难、民不聊生的当中，庭园装饰，仿佛只是供少数人的享乐，和我们文化生活的健康没有深切的关系，而过近代生活的人，往往又以纯西式庭园相尚，在此半新半旧的社会里，弄成不中不西的矛盾景象，自是必然的结果。其实，这不是庭园学家之昧于时代思潮，而是社会不明造园艺术之真义。我们觉得日常生活，衣食固然要讲求卫生适体，难道起居住行，就让他长此丑恶下去吗？真正的庭园学家，他的使命，并不是为少数特权阶级的谁家庭院造别墅，而是为大众谋幸福，使人于自然中求忘我，不踳躅于一隅，而知人生之谜，即在自己的园地中得其消息。我国庭园前所赞美的竹庐、茅舍、水榭、凉亭，此类点缀，更可知影响国人“淡泊以明志，临静以致远”的人生观了。此书所要求的，即在使大众生活方面，从单调而至于丰富，从独享的而变成一般的，从个人的而变成社会的一种认识，在艺术检讨方面，不过想从神秘的易成科学的，散漫的换成系统的罢了。

这一本小册子，是我三年前从东瀛考察归来着手起稿的，现在好容易完成了，又得了付梓的机会，我当谢谢给我助力的张其昀先生。
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叶广度序于南京